# “带西藏孩子上北京”，一“带”已十年

## “石头妈妈”范丽海拔4000米以上的公益路

每种色彩　都应该盛开

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

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

爱放在手心跟我来

……

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

他们是我们的未来

同一天空底下相关怀

这就是最好的未来

▲范丽和藏族孩子们。**受访者供图**

本报记者强晓玲、刘晶瑶、张东强

“太激动了！我们戴着帽子口罩全副武装，但孩子们还是认出了我们，围上来拥抱！”

4月21日，赶在“世界读书日”之前，范丽把备好的图书文具送到了距离拉萨280多公里的山南措美县哲古镇完全小学。在新校园里，还能见到寻迹而来的“石头妈妈”，孩子们自然兴奋不已。

2019年末，这些孩子和家人刚刚完成了一次中国西藏极高海拔的生态搬迁——从位于藏北高原、平均海拔5000米的双湖县，搬迁至西藏海拔相对较低、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地区。

“这里好?还是双湖好?”“石头妈妈”问。

“这里好！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。面前的范丽是他们在双湖时，曾无数次见到，无数次期待再见到“能带自己上北京”的“石头妈妈”。

“石头”是范丽的网名，“石头妈妈”便成了孩子们对她的“爱称”。她每一次来，孩子们都觉得像“过节”。

“带西藏孩子上北京”，是范丽和朋友们坚持了10年的公益项目“启航计划”的一部分。此前，“温暖行动”“星星书屋”等项目，早已遍布西藏边远地区的小学校。

十年下乡，范丽几乎跑遍了西藏的边边角角，阿里的普兰县、那曲的双湖县、林芝的墨脱县、日喀则的樟木县、昂仁县……朋友圈里，那个在雪夜高原赶路、在空旷戈壁换轮胎、从泥沟里拖出汽车，在驾驶室里吸氧的“拼命三郎”，和她的支持者们，在海拔最高的地区摸索探寻自己的公益之路。

她一次次和老师们围坐商议，一次次在牧民家里调研走访，而更多的时候，她是那个被孩子们围着，笑的最开心的“石头妈妈”。

几天前，整理资料时，从最早的QQ空间开始，一个个数字、一张张笑脸，让范丽惊叹，“天啊，这些年有这么多孩子、这么多家庭得到帮助，还有这么多生病的孩子得到救助，真的早已不记得了。”

她说，一年里自己下乡几个月，也是气候条件相对好的时候，而那些基层工作者和老师们，常年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一年又一年的坚守，“还有那些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高原，对外界的想象只停留在电视机里的牧民百姓，他们眼中的绝症，在外面的医院可能只要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。”

**十年的西藏行走，范丽的目标也愈加清晰。**那些曾因“启航计划”走出牧区、走进拉萨、走进北京的人，已不再是当年追问“石头妈妈，这就是树吗?原来树真的存在”的小孩们了，他们有的顺利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，甚至出国深造，有的回来后加倍努力学习。他们幼小的心灵，早已被更多新奇与未知填满。

范丽手机里一直保存着双湖一位校长的留言——“石头妈妈，我们是来尽义务的，你是自愿来的，所以你更难。”

范丽不这么认为，她说，“我们只是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扬帆起航的机会，也是启动他们人生另外一扇门的机会。对藏族牧区孩子们来说，点燃学习的热情和动力，公益是他们希望的光。”

### 带藏族孩子上北京

穹幕影院、科技馆里，孩子们努力消化着庞大的信息，从一开始嘴里冒出的“那个像球一样的电视真好看”，到慢慢理解懂得了什么是科学与技术、什么是知识的力量

亚格博馆长领读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并不妨碍孩子们的热情和高亢的跟读声。童稚清脆的藏语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”的声音在博物馆大厅的上空回荡，回荡在穹顶壁画《藏人》之下，那一半牦牛一半藏人面颊的绘画，诠释了什么叫“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”。

这是去年5月24日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发生的一幕。

30多名身着藏袍、面颊黑红的小学生，是范丽前一天晚上从藏北牧区双湖接来的。他们的目的地是首都北京，牦牛博物馆成了他们进入拉萨的第一站。

“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，那里应该是孩子们走出牧区的第一课。”回想当时场景，范丽眼含泪花。她说，“牦牛博物馆对于双湖的孩子真的非常特殊。双湖曾是无人区，这些牧民都是从别处迁移过来的，他们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认知是模糊不清的。”

“带藏族孩子上北京”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，在跨越最大的一次海拔落差中，孩子们领略了祖国的山山水水，更是第一次体验了藏北牧区以外的新奇生活。

第一站的西藏牦牛博物馆，著名的亚格博馆长吴雨初亲自导览；在拉萨火车站博物馆，孩子们除了了解西藏的交通工具，还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接待；在北京的新能源研发中心，**孩子们明白了家门口那曾经令人好奇的光伏板是怎么回事**；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当主持人朱迅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一起游戏合影时，连同去的老师们都惊呼，电视里的明星就在自己身边；在无人驾驶技术项目的参观中，孩子们过于兴奋，以至于按坏了模型按钮的“大错”也被工作人员“轻松原谅”……穹幕影院、科技馆里，孩子们努力消化着庞大的信息，从一开始嘴里冒出的“那个像球一样的电视真好看”，到慢慢理解懂得了什么是科学与技术、什么是知识的力量。

孩子们也从一开始的好奇新鲜有了自己的所思所悟。

“坐火车真有意思，像家一样，吃饭说话看东西特别舒服。”

“飞机在天空飞，火车里很有趣，下午我们坐火车去北京。”

“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学习，以后还来北京。”五年级的拉巴次仁在去年游学北京的日记中记录道。

其实，早在拉巴次仁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，范丽就去过他家。“他们家住在双湖的色林措边上，他们的姐姐有一双如色林措一样美丽动人的眼睛，但她没有读过书……”

因为项目，每一次下乡走访调研，范丽感慨自己一次次被触动，更感受到藏区牧民见到他们时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开心。

“他们不会说汉话，但他们会跟着孩子们一起叫我‘石头妈妈’，并且热情拥抱，行藏族的‘贴面礼’。”范丽笑开了花。

一次走访中，听说自己的小孙子要去北京，老奶奶拿出自己珍藏很久的一顶带有红五星的棉帽，一定要送给范丽，“我真的不敢收啊，那是一顶放在柜子里崭新崭新的帽子。”

在藏区，不少家庭的墙上都贴有毛主席画像。在山南措美县乃西乡走访时，当得知小孙子要去“毛主席住的地方了”，不会讲汉话的老人竟然哭了，“我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呢，这些孩子就去看毛主席了。”

当学校工作人员用藏语告诉老人范丽的工作时，老人一边感谢，一边抚摸着小孙子说，“你比我幸福，你将来就可以对你的孙子讲，爷爷当年去过毛主席住过的地方。”

这些是“启航计划”初期的动人画面。十几年来，正是这一次次的经历，让范丽顶着“你把这些孩子带出来，确定对他们好吗”的质疑声，依然在她的公益之路上走得释然又坚定。

4月初，眼见着各地复工复学，从春节被困在福建两个多月的范丽内心着火，千里之外的几个公益项目不能再等，牧区学校里孩子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不能再等。

### 第一次徒步进藏便从未离开

花销不过几百元的行程，抵达拉萨时，范丽清点钞票，一路上虔诚的藏民往她手里竟然塞了足足数千元“巨款”

2007年，第一次踏上藏北高原时，“驴友”范丽刚刚辞去上海一份“乏味”的工作，她只是想“出去看看世界”，看看她梦寐已久的西藏。

然而，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从第一次徒步进藏，之后她便从未离开。那一年，范丽36岁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按照计划，范丽从云南香格里拉一路徒步旅行，最后抵达拉萨的布达拉宫。全长1600多公里的路程，范丽走了一百多天，在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她不断得到路人的帮助，除了无偿给她提供吃喝，不少藏民听说她的目的地是拉萨时，会慷慨地往她手里塞钱，只希望范丽在抵达后能帮他们敬一炷香，或替他们到布达拉宫做一份供奉。

就这样，花销不过几百元的行程，抵达拉萨时，范丽清点钞票，一路上虔诚的藏民往她手里竟然塞了足足数千元“巨款”。“**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但是仍然怀以最大的善意，无条件信任我**。”范丽第一次被这种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信任震撼到。

除了信任，范丽说，藏民身上那种无私、本能的善良更让她一路化险为夷。

范丽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天气很热，在从云南邦达徒步进藏时，看着迂回蜿蜒的公路，凭着曾经的一些户外经验，范丽决定“抄一段小路”。那是海拔4300多米高原上的“捷径”，就在距离上面公路二三十米的地方，由于体力透支过大，引发严重高反，范丽倒在了小路上。

“那天我背着大红色的登山包，用玫红色的头巾包裹着自己。”这身醒目的装扮被山间公路上经过的货车司机发现，把她背上公路，并给她灌下酥油茶。

“藏族人眼睛很厉害”是她后来才知道的，“现在下乡，远远的，藏族同伴就能第一时间看到远处有狼。”范丽说，那天藏族司机把她带到了不远处自家小茶店，嘱咐妹妹拿出牦牛肉、糌粑和酥油茶帮她恢复体力，并要找车送她去拉萨，心存感激的范丽回绝了好意。

后来，范丽再经过小茶店，却没有找到那位藏族司机，她留下电话地址，希望之后能再见。“然而，那个叫普穷的师傅并没有打过来一个电话。”

范丽说，“一路上，我就是这样被藏族人民的淳朴与善良深深感动着，并且一直想着用怎样的方式去报答他们。”

西藏徒步之余，在朋友的引荐下，范丽便到“达珍孤儿院”去做志愿者。“那个时候，达珍妈妈很苦，日子很不好过。”每天浏览各大网络论坛的范丽便帮着发帖子，募集物资。

很快，网友们便知道了这所地处拉萨的孤儿院，爱心人士源源不断地寄来衣物食品，不大的孤儿院慢慢有些消化不动了。

在各处行走的范丽想了个办法，“能否把这些物资送给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学校?”随着捐助人专项物资的反馈要求，看着已停不下来的“爱心行动”，范丽决定把自己的各种人脉和关系利用起来，公益项目“温暖行动”就这样开始了。

捐钱捐物的过程，让范丽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藏族孩子。

“他们都特别聪明，纯朴的笑脸可以感染到所有人。他们会主动帮你做事情，并且完成得非常好。但他们又是茫然懵懂的，八九岁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，没有办法跟外来人交流，见面就是冲着你笑。他们的世界是电视机里的画面，里面简单的日常他们却连听都没听过。”

范丽说，孩子们的数学书上有这样一道图画题：两个冰箱加上三个冰箱等于几?“其实他们不关心答案是多少，但他们却好奇冰箱是什么。”

越走进孩子们的生活，范丽越觉得心痛，“学习的意义是什么，孩子们是模糊的。”

一开始捐钱捐物时，就有当地干部提醒范丽，“民族地区的孩子不缺钱，国家给每个孩子都有补贴，上学各种费用全免。”他们说。

走访调研中，范丽愈发觉得“不是钱的问题”，“钱并不能真切地帮助到孩子们，孩子们想要的也不仅仅是金钱可以给予的，只有教育和走出去看世界，才可以真正改变孩子们。”

### “启航计划”

按照最初的设想，范丽希望通过这项助学活动，“开启他们内心和头脑的世界，启迪到他们的人生”

“每年选拔4名一线藏族老师，20至30名**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西藏偏远牧区的孩子**，在‘六一’期间赴北京进行为期十天左右的公益游学。游学内容以爱国、教育、历史、科技、人文为主线，采取学校课堂体验、主题讲解与讨论等互动方式，辅以现代科技创新技术、历史文化博览、风景名胜参观，目的是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，让其开阔视野，汲取现代文明。”

2010年10月，“启航计划”正式启动。

按照最初的设想，范丽希望通过这项助学活动，“开启他们内心和头脑的世界，启迪到他们的人生。”

就这样，“启航计划”在当地干部的认可帮助下启动了。2011年5月，范丽从山南乃东区挑选了10名品学兼优的牧民子女。

“但是，钱从哪里来啊。”按照预算，一名孩子路费全程是2500元。她开始给朋友们发短信，并在QQ上发消息募集善款。一个叫“单国英”的网友给她回复，捐助了5000元，并且在随后的活动中一直源源不断地给予帮助。而那时，已经在拉萨开客栈的范丽心想，“如果募集不到资金，那就自己全掏吧。”最后，大部分资金也的确来源于客栈的收入。

就这样，10个藏族小学生、两名藏族老师在范丽的带领下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有惊无险地到了北京。酒店太贵，孩子们就索性被安排在了北京志愿者家里，“志愿者妈妈们带孩子参观，爸爸们就守在家里做饭。”

7月1日一大早，当身着藏袍的孩子们站在天安门广场，迎着朝霞，听着雄壮的国歌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，孩子们各个紧张而激动。范丽说，“这个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的熟悉场景，或许会让孩子们记一辈子。”

“北京之行对他们的触动非常大，孩子们不断感叹，原来电视里演的都是真的，原来世界真的是这样的。”第一次把孩子们带出西藏带到北京给了范丽足够的信心，孩子们返回后的表现更让她激动，“孩子们知道了要干什么，因为努力学习，可以去北京。”

那个下乡给孩子们送衣物送书送文具的“石头妈妈”，从此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。“石头妈妈”只要踏进校门，孩子们就争相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，“这次又涨了几分，又往前提高了几名。”范丽笑称，自己“比教育局局长还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成绩”。

2019年，在双湖县巴岭乡完全小学，男孩次仁尼朋因为落选而哭鼻子。这名曾经在班级排名靠后的孩子，一年里追赶提高了20多名，但距离被选上还差一点距离。

拿过成绩单一对比，范丽说，“那就特批吧，因为他真的是努力了，而且进步那么大。我去跟每一个孩子讲，你看次仁尼朋尽管没考前几名，但是进步最大，也带他去北京。”

这些年“启航计划”主要面向相对更艰苦的那曲双湖县，并且增加“去上海”项目。当教育部门的工作者告诉范丽，近年来双湖的教学成绩普遍提高时，她开心极了。“这些‘不知道树为何物’的孩子们原来的最高分也就四五十分，如今最后几名的成绩已经能达到四五十分了。去年，双湖实现了报考内地班零的突破，三个孩子考进内地西藏班，其中有两个孩子参加过‘启航计划’，另一名是非农牧民子女。至少说明通过这些活动，孩子们的成绩是整体提升了，有的去了内地读初中，有了不错的未来。”

范丽说，在2019年的30个孩子里，有一些患有脊柱侧弯等疾病，“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疾病而影响学习，我们也带他们出来，就是想告诉身体有残疾的孩子，他们是和普通孩子一样的天使，只要努力学习，机会都是一样的。”

### “我的背后是一群人”

“我们‘旨在缓解西藏偏远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’的愿景没有改变，也不会改变”

“石头妈妈节日快乐！”

5月10日“母亲节”，范丽收到了许多孩子的祝福，其中就有平措玉珍。

去年8月，平措玉珍以优异的成绩被广东中山大学录取，她也是2010年第一批参加“启航计划”的孩子。那年的活动尽管结束，但“那束光”一直指引着她要“考到北京去”，后来因为自己要上的大学不在北京，还难过了好一阵。

“如今‘启航计划’直接受惠的孩子已经达到二三百名，影响到几万名孩子，不包括‘星星书屋’项目影响到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。按照计划，今年还准备在边远地区再推70多个书屋项目，同时‘读书夏令营计划’也在铺开。随着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，未来会有更多的孩子走出去。”范丽说，“因为走出去对于孩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。”

从2007年徒步进藏，范丽的公益之路便没有停下。她说，“见得越多越无法停下，太多孩子渴望着有人能带给他们有别于牧区的另一种生活。”

“其实我很清楚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的背后是一群人。”范丽说，“启航计划”不仅仅成为牧区孩子们的“节日”，同样是那些闷头做好事的志愿者的节日。从一开始的“我们没有在做公益，我们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想让他们更好一点”的想法，在逐渐发生变化。

在众多志愿者和专业人士的建议下，范丽成立了基金会，产生了更加正规地去帮助这些孩子的想法，“通过更科学、专业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。”

2018年，范丽从西藏跑到了浙江，找到了那个第一次就捐助“启航计划”的单国英。两个相识十几年“熟悉的陌生人”，终于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见了面。当这个一直在资金上默默支持范丽的人听说要成立基金会，又一次倾其所有大力支持。

2019年1月，由范丽发起的志愿者团队项目北京慈润公益基金会成功注册。这个自2007年起，先后发起了“温暖行动”“启航计划”“星星书屋”等公益项目的组织，经历13年的经验积累，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号。

范丽说，“我们‘旨在缓解西藏偏远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’的愿景没有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”

随着“基金会”一步步规范化运营，范丽说，最新启动项目“让老师走出去”已经开始逐步实施，“其实老师的视野更重要，他们会直接影响到孩子，尽管每年都会有老师跟着‘启航计划’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。”2018年，跟随“启航计划”“星星书屋”项目多年的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完全小学校长巴桑罗布，因长期助力西藏偏远地区儿童健康发展，被纳入“马云乡村教师计划”。范丽说，“这也是西藏唯一一名入选的小学校长。”

5月8日零点20分，刚刚结束家访的范丽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位置显示在那曲双湖，视频里除了一束射向远方的灯光和艰难前行外，周围一片漆黑。

她写道，“能见度不足一米，白毛大风雪像3D大片扑面而来，车外零下六摄氏度(笑)还有27公里，差不多夜里一点多能抵达学校，央宗(志愿者)说，再晚点我们就出不来了。”

视频里传出一段动情的歌曲，声音越来越大：

每种色彩　都应该盛开
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
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
爱放在手心跟我来
……
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
他们是我们的未来
同一天空底下相关怀
这就是最好的未来